

# 俠之血淚



■ 陳壽祥

—古之俠者，為國為民；「俠氣崢嶸蓋九州，身平常恥為身謀。」

昔之豪傑俠客，秉其仁義之劍，去武林之陳腐毒瘤，以維正義浩然之氣；願我醫科同儕，來日人人操其智慧理念之刀，除周遭人之沈疴積弊，以臻社會之進化和諧。——

自北宋淪亡，徽、欽蒙塵之後，南宋高宗遷都江南，在佞臣黃潛善、汪彥博等包圍之下，親小人，遠賢臣，一意苟安而不圖匡復，時金國兀朮屢屢率兵犯邊，朝中一片和議聲裏，民族英雄岳飛崛起，以其精忠報國之大志及過人之文韜武略，以寡擊衆，連破兀朮大軍於常州、鎮江、新城、郟城，失地節節收復，直抵朱仙鎮，正擬乘戰勝餘威指日渡河痛飲黃龍之際，奸相秦檜為乞和於金人，竟於一日之內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飛，飛大憤，在地方父老百姓痛哭失聲當中，含淚回朝……

×××××

霧，雨，

輕霧，細雨，

輕霧迷離，細雨斜飛，  
翠湖旁，柳堤前，  
季非凡約戰逍遙公子。

× × ×

季非凡，年二十七、八，銀衣銀冠、身材修長，手中劍銀柄銀鞘，劍長六尺。

劍非凡，人更非凡，十七歲剛出道，就以六尺長劍與當時有江南第一劍之稱的劍君子金承宙戰成平手。

十九歲，淮北三大劍用劍高手——青蓮劍客李俊毅，彩蝶仙子安玉倩，天鵝劍士羅雲鵬，皆敗在他手中。

二十二歲，更以單人隻劍獨挑天竺八魔一役而名動江湖，當時他與所向無敵的天竺八魔

在峨嵋金頂大戰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過後，他一個人，一把劍，帶著一百三十多處的傷，及天竺八魔的八顆頭顱下了峨嵋。

二十四歲，他先後約戰了名震天下的武林四怪——「酒怪」“醉才子”鄭空，「色怪」“多情刀”李端，「財怪」“玉面陶朱”歐雄，「氣怪」“要命的小凱”謝復新，這四人論其中任何一個都足以讓武林震塌半邊天，季非凡竟然在五十招內削下了“醉才子”鄭空的衣角，五十五招挑飛了李端的多情刀，和歐雄一戰，只用了四十五招就斬斷了這位“玉面陶朱”手上那隻價值連城的“九龍寒玉鐲”，最後碰上了“要命的小凱”。“要命的小凱”是拼命專家，他那種同歸於盡的打法讓季非凡頭痛不已，六十招過後，季非凡一劍抵住了謝復新的胸前，謝復新鐵拳離他心口不過半寸。

這樣子的一個人，一把劍，豈止非凡而已，簡直可說是無敵於武林。

他也覺得自己該是武林第一人。但是……在大部份武林人的心目中，他不是第一人。

武林中公認的第一人是誰？是——逍遙公子方逍遙。「為何方逍遙是第一人？」

「因為方逍遙是俠客！」

俠客！俠客！俠客！

「那我呢？我季非凡呢？」「你只是個普通人，是個在劍術上有非凡造詣的普通人而已！」

「普通人！誰敢說我是普通人？我出道至今，行過多少俠？仗過多少義？為天下殺過多少惡徒？經過多少次驚天動地的決鬥？我問你們，我季非凡不是俠客，誰是俠客？」

「逍遙公子方逍遙。」

於是，季非凡約戰了逍遙公子方逍遙。

雨已停，霧依舊，

這霧輕得像情人的手，淡得像情人的夢，季非凡面對一湖秋水，銀色頭巾在空中微舞。

他整個人都彷彿融入了霧中，倚住情人的手，偎進情人的夢。

不知何時，湖面飄來一葉畫舫，舫中傳出了鏗淙琴韻，琴韻起，隨即揚出了女子的歌聲：

「和風兒蕩蕩，楊柳兒依依，燕兒巧語鶯兒啼，……怎得了？蛾眉蹙損、手兒托腮，無奈輕輕靠妝臺，對菱花，猛一照，但見雲鬢蓬鬆，病懨懨瘦損了奴的花容貌，粉黛兒全消……」

好一曲旖旎的“豔陽天”。

驀地，季非凡的眼睛雪亮了，一人正沿著湖岸緩步而來，這人與季非凡相仿，寶藍長衫，風華絕代，在歌聲中，在霧裏，他的舉止文雅得像正要赴情人約會的佳公子，然而每走一步，俱包含凌厲的殺招。

藍衫人到了距季非凡二十尺之前站定。夜已近了，不知何時，湖上琴韻已斷，歌聲已停，取而代之的是濃得化不開的殺氣。

「非凡劍客季非凡？」來人微笑抱拳。

「逍遙公子方逍遙？」季非凡沒有笑，右手已握緊了劍柄。

「幸會！」

「大家都說閣下是武林第一俠客?!」

「方逍遙一介草莽，怎敢當俠客二字！倒是閣下人中之龍，劍中之神，方某慕名已久。」

「哈……」季非凡笑聲響徹行雲：

「彼此！請賜招吧！」

六尺劍已噲然出鞘、劍作龍吟。

「不！方某今天不是為決鬥而來！」

「什麼？莫非你怕接不下季某手下的六尺青鋒？」

「怕，方某就不會來！」

「那你是為什麼？」

「其一，方某有心願未了，請閣下寬限時日，三天之後此時此地再見！」

「其二呢？」

「請閣下不要加入“天殺”！」

「話在逍遙公子的口中平凡道出，卻令季非凡大驚失色。

「你如何知道“天殺”？」此事武林人知者不少，只是，沒有人過問……」逍遙公子話鋒一頓，接著說：「奸相秦檜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大將軍，本就是一件奸謀，他不置岳將軍於死地，就無法達成與金人勾搭的願望，於是，以重金買通了“天殺”小組中的七大殺手，加上你閣下，欲在岳大將軍進京途中致他於死地……」

「這……又與你何關？」

「與我無關，但與大宋千萬蒼生有關，岳武穆一代人傑，天朝興亡全繫在他身上，我不想讓他死在你們手中。」

「可是，他進京去依然難逃一死！」

「但求盡心而已矣！」逍遙公子微嘆：「只要岳大將軍多活片刻，大宋子民就多一分希望！」

季非凡依然握緊劍柄，但，冷汗已淋漓……

「季某也覺得此事不可為，然而他們出的代價卻高得讓我雖明知是錯事，偏要去行……可是我不去依然沒用，七大殺手……」

「七大殺手少了閣下這位主力，對岳大將軍已不足畏！」

季非凡沈默片刻，眼光又轉酷厲：「方逍遙，若是我逼你現在同我決鬥呢？」

「那方某就死在你的劍下，絕不還手！」

「你……」

季非凡一咬牙，逍遙公子動也未動，周身卻佈起了層層劍網——季非凡的劍。

就在一咬牙的當兒，他已不知向逍遙公子刺出多少劍，噲然一聲，季非凡長劍歸鞘，逍遙公子依然卓立當場，毫髮無傷，只是藍衫上多了百十個劍洞。

「好劍法！」逍遙公子道。

「好膽魄……」季非凡道。

「哈……」季非凡又是一陣長笑：

「方逍遙果然不愧是方逍遙，好！我答應你，三日之後，此時此地再見！」

「謝謝！」

「不謝！」

「告辭！」

「請！」

霧更濃、秋意更濃，逍遙公子一轉身，人已飄入了蒼茫的暮色中……

× × ×

夜已深，人未靜。

離開了季非凡之後的方逍遙，人如凌虛駁風一般直奔臨安府城外。

他將決鬥的日子延後三天，為的就是要去做一件別人不敢做的事。

明日午時，岳大將軍要經過臨安。

明日午時，七大殺手將埋伏在臨安城外白石坡狙殺岳大將軍。

他要去制止。

別人只知七大殺手可怕，不知道可怕到什麼程度，逍遙公子知道。

這次去了，有沒有命回來，他也不敢說。

但是，該做的事，他再怎麼也要去做。

自從他小時候，為了救一隻無助的小黃狗，而被屠狗人打得鼻青眼腫之後，他就立定志向，以後一定要有力量保護一切該受保護的人或物。

他喜歡看到人家高興，只要他見到受過他幫助的人那種歡愉的表情，他就不在乎自己吃多大的苦，受多大的罪。

這就是逍遙公子。

× × ×

臨安城十里，官道旁，白石坡。

依然是一身寶藍長衫，依然那麼文雅，站在槐樹下的逍遙公子背負手，注視著他周圍的七個人。七個在武林人心中，比鬼還可怕的人。

七大殺手。“雪花劍”南宮少華正不在乎

的輕撫他那把華麗的劍，他是南宮世家的四公子，劍上功夫自信已不在季非凡之下，對武林中任何人他都一樣不在乎。

連心兄弟，拳腿之下無活口，歐陽新、歐陽簡兩兄弟雙手抱胸，毫無表情。

“血魔”羅崇海正坐在一塊大石上輕咳著，對周遭環境似無所覺。

有“日殺一人”之稱的“蛇郎君”江如平，死盯著逍遙公子，目光如蛇般的冷酷。

“弦月斬”耿差，“洞喉”黎瑞堂二人面對著逍遙公子，他們的兵刃——耿差的月形刀，黎瑞堂的尺八短柄點鋼槍，在腰間閃爍著冷芒。

「唉！」逍遙公子道：「該說的，方某都已說了，各位仍是執迷不悟？」

「幹殺手的，只看錢，只問利益，方逍遙，你那套老掉牙的仁義道德，留著自己受用吧……」南宮少華冷笑。

蛇郎君江如平眼中殺機更盛了：「管這件事對你沒好處！」

「方某凡事但問值不值得做，何必一定要計較好處？」

「你若執意要行……」黎瑞堂槍已在手：「我七人聯手之下，你一分勝算也沒有！」

「即使毫無勝算，爲了救岳將軍，方某不惜放手一搏！」

「那你只有死！」說話的是蛇郎君，第一個動手的卻是一直不吭聲的“血魔”羅崇海。

他雙手赤紅，夾著撲鼻的腥臭，迎面就是三十六掌——剛陽霸道無比的“血魔功”。

蛇郎君出手較慢，但只慢一剎那，他的“蛇形追魂手”雙手併指如蛇，擊走陰柔，和羅崇海完全不同，但目標一樣是逍遙公子。

在這一剛一柔合擊之下，逍遙公子就好像網中的魚一樣逃不掉。

可惜逍遙公子是人不是魚，他身形滴溜溜一轉，右手拍、左手扣，右手對羅崇海，左手

對江如平。

羅崇海的血魔功不僅霸道，且有劇毒，至今無人敢接，但逍遙公子不必接，因爲他的右掌已拍上羅崇海的胸膛，羅崇海三十六掌打空，人也像斷線的風箏般飛了出去。

江如平的“蛇形追魂手”真的像蛇一般靈活，一般陰柔，但是逍遙公子這一扣就好像打中了蛇的七寸一般，蛇郎君江如平成了蛇爛泥鯁。

一出手就制服二人，南宮少華的臉色變了。但是其餘五人的武功更可怕。

銀光漫天，一蓬雪花自逍遙公子身後散了開來，不！不是雪花，是南宮少華的劍——雪花劍法。

同時，右側一輪全月形的光華已直逼逍遙公子臉門——“弦月斬”耿差。左側烏光一閃，黎瑞堂手中的短柄槍一聲不響的直取逍遙公子的咽喉，快，準！狠！不愧是“洞喉”。

前方，歐陽新左手開山拳，右手破雲掌，歐陽簡左腳穿心，右腳掃堂，將逍遙公子上中下三路全部封死。

武林中無人能當得起這五大高手合擊，無人當得起。

這逍遙公子真的已走上絕路？

一聲輕嘆，他的劍出手了！

逍遙公子哪來的劍？

× × ×

逍遙公子和季非凡一樣，用的也是劍，但是季非凡的劍人家看過，卻從沒有人看過逍遙公子的劍。

其實，看過他的劍的人不是沒有，只是都已成了死人。除非對方十惡不赦，逍遙公子從不輕易用劍。

因爲在他劍下從沒有人活著。

五大殺手不相信。

於是，他們就變成死人。

南宮少華是最後一個死的，他的劍法如雪

花蓋頂，可是逍遙公子的劍卻如初春朝陽般的亮麗。

雪花碰上朝陽只有消融。

南宮少華只有死。

逍遙公子看著地上的七具屍首，他勝了，可是付出的代價也很大。

武林中沒有人能挨得起歐陽兄弟的拳腳，他胸前中了歐陽新一拳，歐陽簡一脚，不但肋骨斷了七根，五臟六腑也幾乎離了位。

背後挨了南宮少華一劍，深可見骨。

“洞喉”黎瑞堂沒有洞了他的喉，卻在他肩上開了洞。

遙望著朱仙鎮的方向，逍遙公子喃喃的說：「善自珍重了，岳大將軍！」

他渴望見岳大將軍一面，可是這樣就趕不上和季非凡的決鬥，他從不失約，即使現在所負的傷連站著都受不了，他也是要去。

身形一晃，逍遙公子以最快的身法飛馳著。

一路上，他想起很多事，以前他從不放在心上的事。武功尚未到家時，有一次爲要幫助一個受傷的鏢師護鏢，差點死在劫鏢的土匪手中。

還是窮小子時，爲了替一個可憐的妓女贖身，他花盡了五年的積蓄，完全是他做雜工一點一滴賺來的錢。

他自己什麼都沒得到，當時他想的，只是不願看到這些人的痛苦。

人家只看到他成了名，成了大俠客，有誰知道他成名前吃過多少苦，流過多少血淚。

誰說俠客無血淚，俠客的血淚，在未成名前就已流乾了。

遠遠的，已看到翠湖泛起的波光，他忍著徹骨的疼痛，加緊了脚步，往日的回憶中似乎更清楚了，清楚得彷彿又重新再經歷一次……

× × ×

湖光依舊，輕霧依舊。

季非凡到了，逍遙公子獨戰七殺手一事，

武林中無人不知，季非凡也不例外，他有點不相信，他不信逍遙公子敢一個人做件事，因爲他自己也不敢。

楊柳岸輕風翦翦，藍色身影卓立霧中，霧朦朧，人更朦朧。

「他果然沒去，要是去了，就不可能活著回來。」季非凡的手已不自覺按上劍柄。

「三日之約至，逍遙公子果然是信人。」季非凡的聲音隨著輕霧傳出柳外、湖外。

霧中人不語，不動。

「逍遙公子，請出招吧！」

「霧中人沈默依然，霧裏卻飄出了淡淡血腥」。

血腥？

他已看清楚了逍遙公子，也看清楚了逍遙公子那柄從沒有人看過的劍。

逍遙公子是用劍撐住自己的身體，他已氣絕多時。

季非凡一楞之下，他明白了一切。

看著逍遙公子站立的屍身，季非凡的眼神從錯愕轉爲空茫，不！還有一絲哀傷。

良久，他口中輕輕吐出了三個字：「我敗了！」

抱起逍遙公子的屍體，季非凡離開了翠湖，離開了武林，從此之後，就再也沒有，再也沒有人見過他。

季非凡三個字，也漸漸爲人所淡忘。

倒是逍遙公子與七殺手一戰，在武林人口中被傳誦了許久……

× × ×

岳飛回京，遭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害死以後，南宋更加積弱，然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，越數年，仍有一文人出身之將領虞允文力圖振作，他在采石大破金兵一役中，出現一位手持六尺長劍的幪面人，衝入金軍陣地如虎入羊群，斬敵首千餘，功成又如一陣疾風般的消失，無人知道他是誰。